

惊蛰这一天

晓乌

一大早,我坐在书房里发呆,隔着一条小街,对面楼上有三位女士捧着饭碗站在阳台上吃饭。我还听见林木中有春鸟的鸣叫,还有人在大声咳嗽。

此时是八点半,在以前,人们早就出门活动了。最近天气阴晴不定,但今天却阳光灿烂。午饭时分,小街水池边的圆桌上坐着六个年轻人,他们点外卖聚在一起吃,其中有个穿黑色皮夹克男子用手捂着嘴巴朝左边猛烈咳嗽一次,转头朝右又咳嗽一次。我已在书房逗留一上午,透过大玻璃窗,我能看清一切。原先人来人往的小街,如今异常冷清,店面全部关门,偶尔有人走过,偶尔有一只小鸟飞过。

这两天,小区的氛围又变得紧张了。有人说看到救护车过来接走一位男士,群里七嘴八舌地讨论了各种说法,接着晒出各种截图。有一位女士聊着聊着把救护车接走一个人说成接走两个人,又引起一阵惊恐,后来物业负责人发言做出解释。官方通报,目前小城已经清零,无新增,无疑似,但人们依旧格外小心。午饭前,孩子想出门走走,他妈妈不同意。他三岁半,想出去时,就会问今天还有肺炎吗?或者建议我们戴着口罩去没人的地方玩一会吧。春节期间,他能够自如使用病毒、肺炎这两个词语,我曾问过他肺炎是什么样,他说,有点可怕,像搅拌机那么大,但是不认识它。我出门去楼下书店拿两本书,来去五分钟。回来刚进门,孩子妈妈过来建议我给手机消毒。

躲在家中,陪孩子游戏、看看书,此外就是在手机上浏览各种消息。手机赠予我们与全世界保持联通的可能性,但这种感觉是虚幻的,实际上我们沉潜其中的时间越久,我们与真实的生活就越远。今天是惊蛰日,不少人转发关于惊蛰的推文,只不过,那些图文远远不及户外真实的惊蛰天。昨天早晨,我去了趟河边,水波清冽,春风吹过,荡起很多褶皱,皖南的梅花落尽,青草如焰。此时,母亲在乡下一定已荷锄将门前的菜地翻刨得十分松软,一阵细雨后,种子就该回到土地的怀抱了。

惊蛰,这是所有节气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名称,生动、形象,仿佛世间事物会在一阵混着雷声的细雨中苏醒过来。几周前,我替父亲砌过一堵矮墙,搬砖挪石,惊动两只青蛙和一只瓢虫。它们是深沉的酣眠者,静躺于石块之下,冷风吹来,偶有轻微的蠕动。我把它们置在僻静处,轻盖沙土,几日后,我不放心前去松土观察,泰然无恙。此时,它们在日渐上升的气温里,也该醒了。微小生命,在天地时空中,用睡眠御寒,在昏沉中度过漫长的冬日,这是它们自己的智慧,惊扰它们,心生歉意。世间,弱小的何止一虫一蛙。灾难降临,我们困于楼宇,何不是弱虫囚于笼中,我们为那些在水深火热中遭受苦难的人感到悲痛,眼泪不止为他们,也为我们自己。惊蛰日,我们会不会也在惊雷中醒来,为太阳的升起感到富足,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伴,用更多的力气去爱,用更多的力量去呵护生命的尊严。

太阳已偏西,我依旧坐在书房,阳光落在窗台的植物上,也落在我的书本上。这一天,对我而言,算是虚度。我知道,春天就在门外,它在不远处,但又隔着距离。时令的春光如水已经洒遍皖南,但对很多人来说,春天还在遥远的地方,心灵的那一股暖风还未吹起。我倍感无聊,取下狄金森的诗集,有一首诗叫《泥土中有一位来访的客人》,其中有这样的句子:

经他手触动过的生命——
他奔跑时落过脚的地方——
无论什么样的嘴唇经他一吻——
都不再是以前的模样——

这客人是谁,愿他能把春天早点带来,也给远方的人送去暖和热。

思念

陈少林

度过这几个月,我才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,什么是刻骨铭心的痛苦,什么是不可抗拒的思念!

我不敢说每时每刻都曾将你思念,可每一天我至少心动神摇地想到过你一次。思念的痛苦是我最主要的痛苦;占据我生活的是一块无法剔除的瘢痕!

想不到我与你真如隔在两颗星体上音信绝无,只存遥遥相对。

这样的境地,逐渐将我打磨成为一个独自打着油纸伞的诗人。

我口噙思念的线,目诵往事的篇章,我跌倒在风、雨、泪水、纸屑和黑暗的泥泞中,疲倦地睡去。梦中我又一次与你相见。

最大的痛苦,也是我最大的幸福!

我在大街上寻找,寻找我熟识得不能再熟识、令我心动得不能再心动的面孔和身影。

我知道在这条或者那条普普通通的街上,是不可能寻找到你的,但如能见到与你相似的面孔和身影,或许我能够感到一次滋润后的快乐与满足。

然而,当我真的找到以后,心灵的土壤却显得更加干旱与龟裂,因为尽管这一份微笑恬恬如微风轻轻拂过我心坎,这一幅姿态尽管独特得如琴弦的颤音款款入我心怀,但这一个人毕竟不是真的你!

于是,还未等到我沉醉,就被自己唤醒了。

你就是你,是不可替代的!你的一切,独吞了我的思维与时空!

整整一个冬季没下过一场雪,无雪的日子太干燥。踩着沉重的步子,我想踏灭眼中的不时闪烁的那一堆堆熊熊大火。

踏灭了前面的一堆,后面的一堆又死灰复燃;踏灭了今天这一片,昨天的那一片又顺风燃起。

即使突然降下大雪,也无法覆灭这千古不朽之火;即使突然大雨倾盆,也只能似火上浇油!

我身上的每一根血管都是火源!这个冬季,你感到了我的火热吗?

我曾经有一个计划:春天来时,去你的家乡。

我踏上柔软温婉的乡间小道,就看到你正在前方款款飞翔。你的秀发飘曳在四月的芬芳中,成为一缕缕不能淡去的朝霞。

你的家被一片片蓝莹莹的麦禾包裹,前面有一口

清澈的小潭,后面有一方种着各种菜蔬与花草的小园子。看到它们,我就懂得你为什么明静如水、善解人意、纯朴善良了。

我的到来,使你莞尔一笑。说:“我请你来时你不来,我没请时,你却来了!”

这只不过是我的虚构,犹如空调虚构出的清凉,一遇室外弥天的闷热,便荡然无存。我无法走进你的家乡,就像沙漠无法朝拜大海。一个又一个的春天虽然来了,而我的计划只能是一个又一个不可兑现的梦!

曾经,你柔情的邀约,只通过片言只语,就细细地、满满地深入我的心扉,而今,我只感到这个世界一派壁垒森严。

当我想起我们真情的物证、引起我们产生共鸣的那个意象时,就像我们互换对方小名字的时候那样,令我豁然开朗。

它便是一滴水珠!潮湿淅沥的天气里,我们需要一把伞。准确地说,只是等待伞檐下四面八方纷然下滴的水珠,并且只专注一滴。

无数滴水珠从伞檐下飘落,为什么我们只钟情一滴?因为一滴就已深刻,一滴就已定位,一滴就已将我们的前生和今生摄取和珍藏了!

湿漉漉光灿灿,一滴水珠浓缩了大海,一滴水珠歌尽了世界。

遥远而又切近,一瞬而又永恒的一滴水珠,难道不正是我们生命中最基本的水份,最珍贵的琼浆玉液吗?!

而今,我们共享的那一滴水珠,还能再现吗?!

一张照片在这样的时刻显得多么珍贵,而我没有这张属于我的珍贵的照片。

你曾经答应送给我的,也本应有一张属于我的这世间最亲切的照片。

殷切地期待,是我虔诚而艰苦的功课。终于你说照片没有照出你想照的样子,你说会很快再去照一张最好的给我,一定的!

然而直到你忽然地向我告别,我过度地伤感着,竟然没有问一问照片的事,你也是完全地把它忽视了,你的样子是那般地凌乱不堪。

而从此就是两地音信不再!

一张照片如今是愈加显得宝贵与重要,它使我怀念你时永远失去了最切近的依据!

卖友记

董改正

张耳和陈余都是大梁人,陈余事张耳如父,为刎颈之交。两人投陈胜,颇受重用,同进退。李良反,杀武臣,张耳和陈余同扶赵歇为赵王。章邯引兵攻赵,张耳保赵王入巨鹿,秦攻益急,而陈余拥兵数万,不敢与章邯敌,谓“所以不俱死,欲为赵王、张君报秦。今俱死,如以肉喂虎,何益?”以此生隙。

后来两人同投项羽,论功时张耳封王,而陈余仅为南皮侯,遂反,袭击张耳,张耳投刘邦。刘邦东征,欲策反陈余,陈余说:“汉杀张耳乃从。”刘邦寻一个酷似张耳之人杀了,快递头颅,陈余见了,大喜,这才助汉。

后陈余再叛,张耳与韩信斩杀陈余于泚水。

陈梦雷与李光地是同学,两人甚为亲密。耿精忠



春色 李昊天 摄

欲反清,胁迫名士俱反,二人同被网罗。史载,陈梦雷与李光地写好揭发耿精忠的“蜡丸疏”后,李光地借故北上,陈梦雷留下监视耿氏动向。李光地以自己名义呈上“蜡丸疏”,具陈方略。康熙大表其忠贞,升为“侍读学士”,并一路青云。

耿精忠降后,陈梦雷以“附逆”罪被系,处死刑。陈悲愤不已,写《与李光地绝交书》,天下震惊,李光地难堪,联名上书康熙,为陈梦雷说话,说陈梦雷虽附逆,但“其心未丧”“其心实有可原”等。康熙怜其才,免死,流放奉天。流放之日,李光地送盘缠,陈不顾而去。

嵇康也写过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,但其与山涛,无论其时还是后世看来,皆为万世知己。所谓绝交书,盖为宣言和明志而已,甚至是保护山涛的障眼法。嵇康被陷害身陷囹圄,虽妻子与兄长俱在,他心中唯一堪托的是山涛。他将十岁子嵇绍的手放入山涛手中,说:“巨源在,儿不孤。”

嵇康隐于野,山涛隐于朝。嵇康“每常小便而忍不起,令胞中略转乃起耳”;山涛酒量八斗,司马炎欲探底,另加一斗,山涛坚拒。山涛位高,举贤用能,以清贫死。

黄宗羲与吕留良都是学界大咖,两人相交莫逆。黄宗羲曾言:“用晦之友即吾友,用晦之砚即吾砚。”一日某藏书楼无主,吕出几千金,黄出几十银,共同买下藏书。吕得书3000本,黄得200多本。黄氏所得皆善本珍本,而吕氏所得多翻刻本和“编著”本。吕氏忿怒,乃着小厮在黄氏处偷来两本。黄氏发觉了,写《与吕用晦书》,遍发友朋而独不予吕氏。两人遂交恶。黄骂吕“为猪嘶狗嗽者也”,吕则骂黄为“悖乱”“谬学”“奴颜”。骂词文采斐然,可以百度来看。